

亲情像一条河流

□单风

五一小长假期间，堂妹出阁，一大家子人不辞路途劳顿，天南地北，前前后后向着家的方向汇聚。

自从祖父母相继去世后，亲人们很少团聚，平日里散落在各地平淡地工作、生活，连问候也很少。说些什么呢，父辈们的通话无非是谈论天气如何，身体如何，庄稼的长势收成如何。至于各自儿孙辈的生活或工作如何，他们或许会简短地提及亦不甚了了。

子女在他们一次次的目送中，渐渐长成，而他们的身影亦在子女的回眸中渐渐远去。或许是儿孙辈走得太远吧，也可能是他们被落下了太远。孩子们的生活，他们已不再置喙。“孩子们大了，不由人了。”父辈们的通话中常常会有这么一句感叹，而我们平辈之间连通话也极少。因为要花时间的事太多，可打发时间的事太多，生活中有不如意的地方，推己及人，亦不相扰，索性连寒暄也无。这么说起来，好像亲人间的感情淡薄，疏离，其实只是不善于表达，尤其是明确的、热烈的表达。

祖父是上过战场的老兵，身上有一种不怒自威的气质，平日不苟言笑，脾气刚直暴烈，稍有不顺，动则叱喝。这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父辈们的性格。父辈们又将这种克制、隐忍和独立的性格传递给了我们。有一回小姑来家里吃饭，饭间，姑姑谈及表弟，说他出去上班一两月间常常一个电话也无。母亲附和道：“风风也是一样，通常我不和他打电话，他是很少主动给家里打电话的。”我和表弟闻言只是讪笑。那年春节前夕，一向不发朋友圈的表弟竟作了一首诗。他从小不以学习见长，中学肄业后四处闯荡，身上颇有些江湖气，又生得高大雄壮，谁能将他和诗联系起来呢。其诗作摘录如下：

游子为腹闻九州，母在檐下待子归。
 三百日夜未相见，思念如潮涌心头。
 远离膝下难尽孝，深知愧对父母恩。
 待到富贵归家日，孝敬双亲报春晖。

虽不讲究平仄，言辞也平实，但胜在情真意切。我初读时，颇为讶异。我的兄弟姐妹受良好家风熏陶，皆懂事孝顺，只是没想到表弟表面大大咧咧，不拘小节，其实也是个心思细腻之人。年前我们去小姑家吃饭，谈及此事。姑姑听闻笑道：“你们在外只管照顾好自己，家里的一切不用挂念。”此言同我父母常说的如出一辙。我们与父辈之间皆不想互为牵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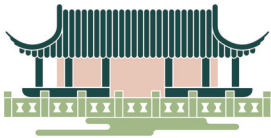
堂妹大婚前两三日，亲人们陆续归家，年后沉寂的院子又热闹起来。厨房里煎炒烹炸，忙进忙出，一道道家乡菜热气腾腾。院子里，客厅中，大门外，亲人们三三两两，或坐或站，有的在聊天，有的在打牌，有的在招猫逗狗，笑声一片。堂哥家新修的房子宽敞明亮，院子里花木掩映，饭后家人围坐，或商讨妹妹出嫁事宜，或谈论家长里短。孩子们往来嬉笑，狗儿们也不知疲倦地打闹穿梭。鸟鸣啾啾，游荡了一天的杨絮初定，天色渐渐暗了下来。院外，菜园里黄瓜在爬架，辣椒在开花，番茄已挂满果子。

去年十一月，大妹已经出嫁。发嫁当天，在接亲的人们未到的间隙，司仪张罗着给我们合影，二伯眼圈就红了起来。这是他的女儿。二伯家的兄姐，长年在上海打拼，工作都很好，只是婚事都没有着落，这成了二伯的心病。望着二伯红了的眼眶，姑姑们亦在人群后面抹泪。我们家近些年接连几件伤心事，而今盼来一件喜事，不由得让人百感交集。等到接亲的人来，又热闹了一阵，随着发嫁的鞭炮声响起，大妹奔赴她自己的家庭去了，伯母躲在房间里已然泪如雨下。

那一会儿，好像身边的每个人都心绪激荡，不能平复。在父辈看来，将子女抚育成人，并帮衬其成家立业，是他们作为父母的使命。当他们交出这张合格的答卷时，热泪中包含着的，不仅仅是骄傲，亦有些年来辛苦持家的快慰和难掩的失落。

小叔对此不以为意，他在人群中对二妹说：“有什么舍不得的呢。”二妹转头对我们笑称：“等到我出门的时候，看你哭不哭呢。”时光匆匆，转眼二妹的婚事也过去了。婚礼当天，小叔进进出出，忙里忙外，一边招呼故友亲朋，一边和知客反复确认出嫁的习俗流程和注意事项。等到发嫁的鞭炮声响起，人群簇拥着二妹离家时，倒没看到小叔人在哪里。二妹被大哥抱上车后，一直喜笑颜开的她，眼泪止不住落下。看到此情此景，我也忍不住鼻头发酸。这几天，家人围坐，灯火可亲，转眼又要一一告别。

亲情就像一条平缓的河流，我们作为独立的个体身处其中，如同鱼生活在水中。看似无可凭依，实则时刻在被托举。山川异域，风月同天。平淡生活的日子里，就让风月遥寄想念吧。




墨 妙 亭

投稿邮箱:603468841@qq.com

草药

□周优

约莫是小学四年级的课间，我和同学们在走廊上跳皮筋。班主任徐老师在办公室窗口朝我招手，示意我过去。

“你家是在乡下吗，家里有耕地吗？”徐老师温和地问我。

“有。”我疑惑地答道。

得到肯定答案后，徐老师转身从抽屉中拿出一包东西，用旧报纸包着，鼓鼓囊囊的。“这里面是草药种子，我想请你的家人帮我种一下，可以吗？”徐老师边说边把草药递到我面前。

“行。”我满心欢喜地领下任务。

放学回到家，我郑重地把事情告诉了正在河滩边锄草的奶奶。奶奶放下锄头，小心翼翼地打开报纸，抓起一把种子凑到鼻尖嗅了几下，又用手指捏起一小撮捻了捻，嘟囔了一句：“什么草药，当宝贝了。”说罢，奶奶正要抡起锄头刨地，母亲提着篮子来到水桥边洗菜。

“草药！城里人的东西可没那么简单吧！”母亲一边洗菜一边跟奶奶说道，“这河滩边地势低，难保后面能种得活，还是种到前面的芋芳地吧！”奶奶有点不情愿地扛着锄头往院里去。

眼下的芋芳地前几天刚翻种过，芋芳种

子被均匀地码成一排，又一垄一垄整齐地排列着。现在要种草药，不得不掘掉一块。“也不知道是啥宝贝草药。”奶奶心疼刚种下的芋芳，一边发着牢骚一边在田埂边动起了手。一锄头下去，尚未生根的芋芳被轻松地翻了出来。来回翻了几下，便刨出了一块松软、细碎的土地，奶奶娴熟地把种子撒进了湿润的土壤里。

没过几日，芋芳地里冒出了宝塔状的尖芽，嫩绿嫩绿的，煞是可爱。几天后，田埂边那两尺宽的泥土里也钻出了星星点点的绿色针状小芽。我兴奋地找来奶奶反复确认，追着奶奶问是什么草药。奶奶笑着说：“才刚露了个头顶，还没长出来呢！要是这草药好，到时候问你们老师讨点种子，明年我们也种。”

晚饭桌上，我向家人宣布草药已经发芽，还特意叮嘱大家千万不能当作杂草给拔了。父亲抓拉了几口饭就放下筷子，从后院砍回来一根碗口粗的毛竹。竹刀在他手上上下下，削出了一堆长条竹片。趁着月光，父亲弓着背给草药地围出了一圈篱笆。这篱笆不仅能防止鸡鸭过来啄食，还能防止以后芋芳叶伸过来抢阳光，真是一举两得。

草药跟着芋芳一起发芽、抽枝、长叶，较

着劲地生长。芋芳巴掌大的叶子没几天就有了蒲扇的形状，草药的茎秆狠命往上蹿，分枝上又长出新叶，叶片逐渐舒展。究竟是什么草药，似乎答案就快揭晓了。

这年刚入梅，空气变得异常闷热。紧跟着，天像是被捅了个窟窿，没日没夜地下着雨。依着庄稼人的经验，父亲赶忙挖开了所有排水沟，浑浊的水流打着旋地往外渠流去。没想到接下来几日又是暴雨，河水涨起来了，沟渠里的水倒灌进芋芳地。全家人又着急忙慌地堵排水沟，怎奈雨水还是漫过了田埂、淹没了草药，只有几株高大的芋芳叶在水中浮浮沉沉，努力挣扎着想要浮出水面。庄稼人面对灾害天气总是无计可施。

晚上，一家人围坐在昏黄的灯光下。奶奶不停地唉声叹气，母亲在一旁安慰，但也紧锁着双眉，父亲则看着窗外不出声，压抑的气氛像一张不透风的网，让人喘不过气来。突然，我小声开口：“草药的事该怎么向老师交代呢？”大家原本都在愁今年的收成，被我的问题又拉回了现实。

“种的时候有没有看清是什么种子呢？如果不是太贵重的，看哪家有，我们买点交给她老师。”母亲看向奶奶问道。

“哪里知道是什么宝贝，这不马上都长



私语 □孔祥秋 摄

我的打枪经历

□朱凤鸣

“打枪”是男孩最喜欢玩的游戏。记得小时候做的第一支枪是竹筒枪，就是找一截空竹管，一头放一颗小青果，另一头放一个小纸团，再用一根竹篾插进竹筒推纸团，利用纸团和小青果之间的压缩空气将小青果打出去。第二支枪是用铁丝做成的小手枪，用橡皮筋装上小纸卷做成的“子弹”，再拉开橡皮筋，扣动扳机打出“子弹”。第三支枪是火铳的雏形。找一个子弹壳，在壳底钻个小孔，将这个子弹壳固定在木手枪上，然后在子弹壳底小孔后放一个火药纸，扣动扳机撞击火药纸，砰的一声，火药爆响后产生推力，将子弹壳里装的铁砂打出去。如果在子弹壳前面接一根钢管，就成为火铳了。因这种枪用了火药，有一定的危险性，弄不好会炸伤自己，大人竭力反对，就没有再玩下去。第四支枪是气枪，初中时，学校组织了一次课外游戏活动，用气枪打气球。我根据老师讲解的射击要领，瞄准后一连打破了几个气球，得了份小奖品，初尝了打气枪的乐趣，之后，一直奢望能得到一支气枪。然而，当年父母供我和妹妹上学都有些困难，这个愿望只能深埋心底。后来，当我有经济能力购买时，气枪已被禁止。再后来，气枪不但不能个人购买，原来有气枪的，也一律被收缴，个人再也不可能拥有气枪。

层层叠叠的叶片，有着自己生长的规律它们以自己为中心，进行着错排从南到北，从西到东——浩浩荡荡，循着青蛙的呢喃透露着层次分明的绿头顶掠过一只白鸟，那是生与死的距离

断断续续，把整个荷塘连成一片葳蕤的绿

百日菊

□唐开生

七月，你站在篱笆的影子里像一簇不肯熄灭的火焰深红、金黄、或者紫——每一片花瓣都紧靠阳光仿佛只要再踮一踮脚就能缠住你的视线

小蜜蜂来时，你轻轻鼓起腮帮吹散一串带甜味的名字步步高、百日红……多像我们曾许诺的要一天比一天缠缠绵绵

熏风轻轻地掠过，你便低头把秘密藏进蜷曲的叶脉——原来绚烂的代价是学会在凋零前先把自己点燃成晚霞

